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十二樓
第十四回 歸正樓第四 僥倖幸拐子成功 墮人謀檀那得福

仕客富商走到，淨蓮驚詫不已，問他什麼來由忽然舉此善念；況且湖廣山西相距甚遠，為什麼不曾相約，恰好同日光臨？其中必有緣故。那位仕客道：「有一樁極奇的事，說來也覺得耳目一新。下官平日極好神仙，終日講究的都是延年益壽之事，不想精誠之念感格上清，竟有一位真仙下降，親口對我講道：

『某處地方新建一所道院，規模已具，只少大殿一層。那位觀主乃是真仙謫降，不久就要飛升。你既有慕道之心，速去做了這樁善事。後來使你長生者，未必不是此人力。』下官敬信不過，就求他限了日期，要在今月某日起工，次月某日暨造，某月某日告成。告成之日，觀主方來。與他見得一面，就是姻緣，不怕後來不成果。故此應期而來，不敢違了仙限。」那位富商雖然與他齊到，卻是萍水相逢，不曾見面過的。聽他說畢，甚是疑心，就盤問他道：「神仙乃是虛無之事，畢竟有些徵驗才信得他，怎見得是真仙下降？焉知不是本觀之人要你替他造殿，假作這番誑語，也未可知。」仕客道：「若沒有徵驗，如何肯信服他？只因所見所聞都是神奇不測之事，明明是個真仙，所以不敢不信。」富商道：「何所見聞，可好略說一說？」

仕客道：「他頭一日來拜，說是天上的真人。小價不信，說他言語怪誕，不肯代傳。他就在大門之上寫了四個字云：

回道人拜。

臨行之際，又對小價道：『我是他的故人，他見了拜帖，自然知道。我明日此時依舊來拜訪，你們就不傳，他也會出來的了，不勞如此相拒。』小價等他去後，舀一盆熱水洗刷大門，誰想費盡氣力，只是洗刷不去，方才說與下官知道。下官不信，及至看他洗刷，果如其言。只得喚個木匠，叫他用推刨刨去。

誰想刨去一層也是如此，刨去兩層也是如此，把兩扇大門都刨穿了，那幾個字跡依然還在。下官心上才有一二分信他，曉得『回道人』三字是呂純陽的別號。就吩咐小價道：『明日再來，不可拒絕，我定要見他。』及至第二日果來，下官連忙出接。

見他脊背之上負了一口寶劍，鋒芒耀日，快不可當；腰間條個小小葫蘆，約有三寸多長、一寸多大。下官隔了一段路先對他道：『你既是真仙，求把寶劍脫下，暫放在一邊，才好相會。

如今有利器在身，焉知不是刺客？就要接見也不敢接見了。』他聽了這句話，就不慌不忙把寶劍脫下，也不放在桌上，也不付與別人，竟拿來對著葫蘆緩緩地插將進去，不消半刻，竟把三尺龍泉歸之烏有，止剩得一個劍把塞在葫蘆口內，卻像個壺頂盒蓋一般。

你說，這種光景叫我如何不信？況且所說的話又沒有一毫私心，錢財並不經手，叫下官自來起造，無非要安置三清。這是眼見的功德，為什麼不肯依他？」說完之後，又問那位富商：

「你是何所見而來？也有什麼徵驗否？」富商道：「在下並無徵驗，是本庵一個長老募緣募到敝鄉，對著舍下的門終日參禪打坐，不言不語，只有一塊粉板倒放在面前，寫著幾行字道：

募起大殿三間，不煩二位施主。錢糧並不經手，即求檀越親往監臨。功德自在眼前，果報不須身後。

在下見他坐了許久，聲色不動，知道是個禪僧，就問他寶山何處，他方才說出地方。在下頗有家資，並無子息，原有好善之名。又見他不化錢財，單求造殿，也知道是眼見的功德，故此寫了緣簿，打發他先來。他臨行的時節，也限一個日期，要在某日起工，某日建造，某日落成，與方才所說的不差一日。難道這個長老與神仙約會的不成？叫他出來一問，就明白了。」

淨蓮道：「本庵並無僧人在外面抄化，或者他說的地方不是這一處，老善人記錯了。這一位宰官既然遇了真仙，要他來做善事，此番盛意，自當樂從。至於老善人所帶之物，原不是本庵募化來的，如何輒敢冒認？況且尼姑造殿，還該是尼姑募緣，豈有假手僧人之理？清淨法門，不當有此嫌疑之事。尊意決不敢當，請善人齎了原金往別處去訪問。」富商聽了，甚是狐疑，道：「他所說的話與本庵印證起來，一毫不錯，如何又說無乾？」

只得請教於仕客。仕客道：「既發善心，不當中止。即使募化之事不出於他，就勉強做個檀那，也不叫做燒香搨佛。」富商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兩個宿了一晚，到第二日起來，同往前後左右踱了一會兒，要替他選擇基址，估算材料，好興土木之工。不想走到一個去處，見了一座法身，又取出一件東西仔細看了一會，就驚天動地起來，把那位富商嚇得毛發俱豎，口中不住地念道：

「奉勸世人休碌碌，舉頭三尺有神明！」你說走到哪一處，看見哪一座法身，取出一件什麼東西，就這等駭異？原來囉漢堂中，十八尊法像裡面有一尊的面貌，竟與募化的僧人纖毫無異。富商遠遠望見，就吃了一驚；及至走到近處，又越看越像起來。懷中抱了一本簿子，與當日募緣之疏又有些相同。取下來一看，雖然是泥做的，卻有一條紅紙，寫了一行大字，夾在其中，就是富商所題的親筆。你說，看到此處，叫他驚也不驚，駭也不駭，信服不信服！就對了仕客道：「這等看起來，仙也是真仙，佛也是真佛！我們兩個喜得與仙佛有緣，只要造得殿成，將來的果報竟不問可知了。」仕客見其所見，聞其所聞，一發敬信起來。

兩個刻日興工，晝夜催督，果然不越限期，到了某月某日同時告竣，連一應法像都裝塑起來。

正在落成，忽有一位方士走到。富商仕客見他飄飄欲仙，不像凡人的舉動，就問是哪一位道友，淨蓮道：「就是本觀的觀主，道號歸正；回去葬了二親，好來死心塌地做修真悟道之事的。」仕客見說是他，低頭頭來就是四拜，竟把他當了真仙。

說話之間，一字也不敢褻狎。求他取個法名，收為弟子，好回去遙相頂戴。歸正一一依從。富商也把淨蓮當做活佛頂禮，也求她取個法名，備而不用；萬一佛天保佑，生個兒子出來，就以此名相喚，只當是蓮花座下之人，好使他增福延壽。淨蓮也一一依從。兩下備了素齋，把仕客富商款待了幾日，方才送他回去。

這一尼一道，從此以後就認真修煉起來。不上十年，都成了氣候。俗語道得好：「浪子回頭金不換。」但凡走過邪路的人，歸到正經路上，更比自幼學好的不同，叫做「大悟之後，永不再迷」，哪裡還肯回頭做那不端不正的事！

淨蓮與歸正隔了一牆，修行十載，還不知這位道友是個拐子出身。直等他悟道之後，不肯把誑語欺人，說出以前的醜態，才知道他素行不端，比青樓出身更加污穢。所幸回頭得早，不曾犯出事來。改邪歸正的去處，就是變禍為祥的去處。

淨蓮問歸正道：「你以前所做的事都曾講過，十件之中我已知道八九。只是造殿一事，我至今不解。為什麼半年之前就拿出有人捐助，到後來果應其言？難道你學仙未成，就有這般的妙術？」歸正道：「不瞞賢弟講，那些勾當依然是拐子營生。

只因賊星將退，還不曾離卻命宮，正在交運接運之時，所以不知不覺又做出兩件事來，去拐騙施主。還喜得所拐所騙之人都還拐騙得起，叫他做的又都是作福之事，還不十分罪過。不然，竟做了個出乖露醜的馮婦，打虎不死，枉被人笑罵一生。」淨蓮道：「那是什麼騙法？難道一痕的字跡寫穿了兩扇大門，寸許的葫蘆攝回了三尺寶劍，與那役鬼驅神、使羅漢帶緣簿出門替人募化的事，也是拐子做得來的？」歸正道：「都有緣故。

那些事情做來覺得奇異，說破不值半文。總是做賊的人都有一番賊智，使人測度不來，又覺得我的聰明比別人更勝幾倍。只因要起大殿，捨不得破費己資，故此想出法來，去賺人作福。

知道那位仕客平日極信神仙，又知道那位富商生來極肯施捨，所以做定圈套，帶兩個徒弟出門。一個喬扮神仙，一個假裝羅漢，遣他往湖廣、山西，各行其道。自己回家葬親，完了身背之事。不想神明呵護，到我轉來之日，果應奇謀。這叫做『人有善願，天必從之』。天也助一半，人也助一半，不必盡是誑騙之功。」就把從前秘密之事一齊吐露出來，不覺使人絕倒。

原來門上所題之字，是龜溺寫的。龜尿入木，直鑽到底，隨你水洗刀削，再弄它不去。背上所負之劍，是鉛錫造的，又是空心之物。葫蘆裡面預先貯了水銀，水銀遇著鉛錫，能使立刻銷融，所以插入葫蘆，登時不見。至於羅漢的法身，就是徒弟的小像。臨

行之際，定要改塑一尊，說是為此。寫了緣簿就寄轉來，叫守院之人裹上些泥上，塞在胸前。所以富商一見，信煞無疑，做了這樁善事。

淨蓮聽到此處，就張眼吐舌，驚羨不已。說他有如此聰明，為什麼不做正事。若把這些妙計用在兵機將略之中，分明是陳平再出，諸葛復生，怕不替朝廷建功立業，為什麼將來誤用了。

可見國家用人，不可拘限資格，穿箭草竊之內盡有英雄，雞鳴狗盜之中不無義士。惡人回頭，不但是惡人之福，也是朝廷當世之福也。

後來歸正淨蓮一齊成了正果，飛升的飛升，坐化的坐化。

但不知東西二天把他安插何處，做了第幾等的神仙，第幾尊的菩薩？想來也在不上不下之間。

最可怪者：山西那位富商，自從造殿之後，回到家中，就連生三子；湖廣那位仕客，果然得了養生之術，直活到九十餘歲，才終天年。窮究起來，竟不知是什麼緣故。可見做善事的只要自盡其心，終須得福，不必問他是真是假，果有果無。不但受欺受騙原有裝聾做啞的陰功，就是被劫被偷也有失財得福的好處。世間沒有溫飽之家，何處養活饑寒之輩？失盜與施捨總是一般，不過有心無心之別耳！

〔評〕

貝去戎一生事跡，乃本傳之正文，從前數段，不過一冒頭耳。正文之妙自不待言，即冒頭中無限煙波，已令人心醉目飽。